

本书的出版受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建
设经费支持。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书系之二

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教学

——2002年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赵金铭

副主编 王建勤

张旺熹

北京 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教学 / 赵金铭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书系·2)

ISBN 7-301-07856-0

I. 汉… II. 赵… III. ①汉语-口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汉语-书面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800 号

书 名: 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教学
——2002 年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著作责任者: 赵金铭 主编

责任编辑: 吕幼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856-0/H·116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电子信箱: lvyoujun@hotmail.com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326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	赵金铭(1)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	孙玉文(13)
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	刘勋宁(34)
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口语和书面语词汇等级的 划界问题·····	王福生(47)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体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李 泉(60)
浅谈对外汉语语体知识教学·····	萧海薇(73)
探索口语教学的新思路·····	胡明扬(80)
汉语作为外语的口语教学新议·····	徐子亮(87)
谈口语课课堂活动及课下练习的设计·····	武惠华(101)
从《老乞大》、《朴通事》和《百姓官话》看古代 国外汉语教材的口语化特征·····	王庆云(112)
多媒体技术与汉语口语教学·····	郑艳群(121)
韵律制约的书面语与听说为主的教学法·····	冯胜利(131)
汉语文章规律与对外汉语书面语教学·····	刘 壮(150)
在对外汉语虚词教学中要重视比较的方法·····	马 真(163)
本义、词源义考释对于同义词教学的意义·····	张 博(179)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组合式结构设计·····	杨 翼(188)
谈同义、反义成语的教学·····	蔡智敏(199)
从笔画研究看现代汉字字形研究的问题·····	易洪川(207)
对外汉字教学十八法·····	刘社会(217)
对意大利学生进行汉语语音教学浅谈·····	李雪梅(229)

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特征·····	沈家煊(243)
汉语内部视点体的聚焦度与主观性·····	陈前瑞(257)
外国学生汉语“把”字句认知图式的 实验研究·····	高立群 李 凌(276)
中级阶段日韩学生汉语阅读中字形和 字音的作用·····	江 新(297)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形声字 声旁表音特点分析·····	邢红兵 舒 华(311)
韩国人的汉字字音认知基础及其教学·····	全香兰(320)
对外汉语教师非自然语感语言调查研究·····	郝 琳(338)
关于汉语水平考试(HSK)的两个问题 ·····	竟 成(364)
语料库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胡 翔(387)
对韩国儿童汉语教学的总体评量·····	萧素秋(395)
编后记·····	(405)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书系
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陆俭明(北京大学)

委员 赵金铭(北京语言大学)

邢福义(华中师范大学)

李晓琪(北京大学)

范开泰(上海师范大学)

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

“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

北京语言大学 赵金铭

提要 本文所谓的“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是指两种不同的言语形式,即汉语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鉴于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独特之处,特别是汉字在其中的牵制作用,我们特别强调“说”和“看”的不同功能,故而主张归结为两大类教材,以突出言语形式的不同特点。要实施“看的汉语”与“写的汉语”的教学,也应探讨相应的课型与教法。

关键词 口语 书面语 教材 教法

对外汉语教学是把汉语作为外语/第二语言的教学。既然是教语言,就应兼顾听、说、读、写、译诸项语言技能,不可偏废。然而,实际上也不乏只需某种技能要求的学习者。如有的学习者,他们只要求学习“说汉语”和“听汉语”,而不求识汉语,既不识字也不能阅读,自然也就更不能书写。这培养出来的是会说汉语的“文盲”。有的学习者要求识汉字,能阅读,甚至要求能书写,但不想开口说,自然也听不懂,这培养出来的是不能讲话的懂汉语的“哑巴”。这两种人因职业或研究的需要,在教学活动中均得遇其人。前者教的是“说的汉语”,后者教的是“看的汉语”。这是两种不同的言语形式,即汉语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

功能语言学认为,语域理论应涉及交际活动三个方面的内容,即:

- (1) 语场:谈论的目的和内容;
- (2) 语式:谈论的方式(口头形式、书面形式);
- (3) 语旨: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及其相互关系。

本文主要涉及语式问题的讨论。

一 两种言语形式的差异

所谓“说的汉语”,即“声音语”;所谓“看的汉语”,即“文字语”。这是1946年郭绍虞提出的。他说:“语言是声音语,文辞是文字语,按理说,这两种只是符号的分别,应当一致而不应歧异。”然而,语言受到文字的牵制,“纯粹符合口语的语体文,在古代已不太多。古人的文是否同于当时的口语,颇成一些问题。”后世的文言文,当然与口语不相符。即使是采用口语的语体散文,也因为文字的牵制,不文不白,亦文亦白,也不能算是纯口语,至于应用的语体文,由于趋简的要求,也不尽符于口语。(郭绍虞,1946)这里主要说的是汉语中的“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的不一致。半个世纪以前如此,今天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然而,不同语言的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并不相同,比如跟英语、法语等印欧系语言相比,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更大。比如,路透社在1993年的一则报道中就曾指出,在美国的2.6亿余人口中,估计有4000万人上过学,但读不来英文。(《南洋商报》2002年6月16日)这就是说,也有“说的英语”和“看的英语”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汉语的书写符号是汉字,因此“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差别更大些而已。

二 “说的汉语”为主,“看的汉语”为从

就目前世界上存在的语言来看,无一不是声音代表意义,因此,说的语言是一种符号;如果这种语言还有文字,那么文字又代

表声音,于是,看的语言——文字也是一种符号。说的语言是直接的达意工具,看的语言——文字记录的有声语言,是间接的达意工具。有声语言是一种符号,无声语言——文字又是符号的符号。有声语言是主,无声语言——文字是从。如果用一个系列来表示,就是:意义→声音(语言)→文字(记录语言)。

也有人认为语言可以包括文字,吕叔湘先生就曾持有这种观点。并举例说,英语中“language”一词就有这样的涵义。不过吕叔湘还是主张用“口语”和“笔语”来将二者区分开,其表现形式为声音的是口语,其表现形式为形象的则为笔语。(吕叔湘,1944)叶圣陶也认为,“口语为语,书面语为文,文本于语。”(叶圣陶,1980)故而提倡“写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既然有相当的差异,那么,即使把说的话写出来,也并非“看的汉语”,甚至也不是原来“说的汉语”。因为,写出来的话并不能和口中说的话完全符合。例如,语调就是语言中极重要的成分,可是文字里是表示不出来的。像停顿、轻重、强调、语气等在“看的汉语”中是无从表现的,因为它是声音的,只有“说的汉语”中才能显现出来。例如“谁说的”这句话,一是表示疑问“是谁说的”,二是表示否定“你说的不对”。实际上,“要是丢开语调不说,也只有现代的一部分剧本和一部分小说里的对白可以算是一致,大多数的文字是和实际语言有出入的。”(吕叔湘,1944)在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写成文字的部分,有的和口语大体相符合,有的和口语距离较近,大多与口语相去甚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看的汉语”而不是“说的汉语”。这也就是说,混淆了“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的本质差异,没搞清它们的主从关系。

三 “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的再分类

众所周知,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人们对

语言这个概念的理解,没有什么分歧,对言语的理解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我们还是本于索绪尔对言语的理解。首先“言语是个人行为”,其次“言语是所说的话的总和”(索绪尔,1949),并进而提出“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两个领域。岑运强进一步阐释索氏的观点,认为:“言语是说(写)和所说(所写),语言是人们用以说(写)和存在于所说(所写)中的音义结合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岑运强,1994)对外汉语教学界也有人提出:“口语和书面语是一种语体概念,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一种语用概念。”(吕必松,2000)并认为这种区分不但反映了语体应用的变换情况,也是为了更加科学地处理语言教学中的各种关系,主张“把口头语言教学与口语教学区别开来,把书面语言教学与书面语教学区别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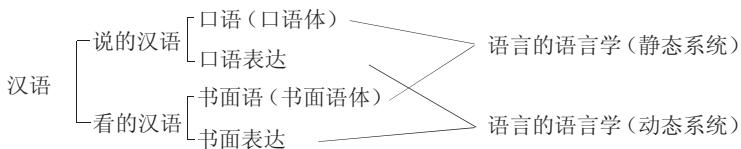
根据这种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上的思考,我们把“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再行分类。

“说的汉语”或曰口语本身,当属语言范畴。陈建民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所谓汉语的标准口语,应指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操地道北京话的人日常所说的话,这是我们研究当代汉语口语的主要语言材料,是外国朋友学习汉语口语的活教材。”(陈建民,1984)王若江进一步将“汉语口语课的汉语口语”定性为:“当代的普通话,包括用正式发言风格和非正式发言风格说出的。”(王若江,1999)这样看来,汉语口语作为语言范畴,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语言系统,因此,它无论是从语音、词汇、语法及语音的上加成素诸方面,都应有科学的规定性,都是可以描写的,都是有规可循的,而不是任意的。出现在口语中的句子,看似不合书面语规范,如:“什么钱不钱的。”“我四十岁了都。”“你怎么还不去你?”“看你说的。”实则是口语系统中才有的语言现象,都是可以用口语规则来解释的。这也就是说,不是任何一个人说的普通话,都可以作为标准的汉语口语。“说的汉语”即是指这种口语。至于每个个体的

人说的口语,那是其个人的口语表达。

至于“看的汉语”,也就是写出来的汉语,它通过文字和视觉系统传递和接受信息,不同于通过声音和听觉系统传递和接受信息的“说的汉语”。二者在语音、词汇、语法及语用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它们的内涵并不相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并非凡写出来的必定是标准的“看的汉语”,写出来固然是准备给人看的,但那仅仅是个人的书面表达,而真正标准的“看的汉语”,应该是普通话定义中所规定的合乎语法规范的“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

从语言的角度考察,“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又不可笼统言之,其中“口语”和“书面语”属语言范畴,是客观存在。“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属言语范畴,因其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所说”和“所看”即是“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而“说”和“看”(当然是看汉语)从言语行为上讲一是输出,一是输入,而只有输出才是表达。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把“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再行分类如下:



四 口语与口语表达、书面语与书面表达

我们可以这样说,说话就是口语表达,写文章/材料就是书面表达。口语表达不等于口语本身,写出来的文字也不就是书面语,个人的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纯属带社会性的个人行为,它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具体运用,多少带有个人的风格与色彩,多少带有随意性。这二者的关系,也就是“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语言和言语

的关系,就如工具和工具运用的关系。”(岑运强,1994)

从个人的口语表达,到形成标准的汉语口语,再转换成标准的书面语,有一个复杂的加工过程。人们是如何加工的呢?我们可以“用录音机把人们说的话录下来,各种风格的话,受过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有准备的和没有准备的。录下来了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然后把它整理成可以读下去的文字。拿这个去跟逐字记录的比较,可以看出人们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把口语提炼成书面语”。(吕叔湘,1984)从吕叔湘描述的过程来观察,“人们说的话”这是人们的口语表达;“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这是有形的“语”。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实例。这是北京郊区农民孙占奎的口述,讲的是《新旧社会对比》。“我呀,从呀,旧社会过来的,在日本时期呀,我们都吃的那个什么?吃的那个混合面。过去时期,我那个什么,上,石景山做过工,可石景山做工的时候,吃的黑豆面窝窝头,黑豆面窝窝头呢。呃,后来就跟那个不干,就家来了。”(引自陈建民,1984)这是写出来的有形的“语”。如果进一步“整理成可以读下去的文字”,便是书面表达,这是有形的“文”。至此,过程并未完结,只有在词汇、语法及表达都符合规范之后,才是真正的书面语。这四种形式,约略如下:

- (1) “人们说的话”,口语表达,有声的“语”;
- (2) “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口语表达,有形的“语”;
- (3) “整理成可以读下去的文字”,书面表达,有形的“文”;
- (4) “词汇、语法等符合规范的文字”,书面语,书面的“文”。

“语”和“文”无论是用词、造句上,还是结构上,处处都会表现出风格的差异。上述记录的有形的“语”显然不能用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但类似的口语表达应该让外国人耳闻,否则只听老师课堂上的汉语,一走入社会便会茫然。有形的“文”也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面语,然而它大约可以作为我们教给外国人汉语口语的文字依据。

汉语口语是不是可以写出来呢？老舍先生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写口语的典范。他说：“按照我的经验，我总是先把一句话的意思想全，要是按照这点去造句呢，我也许需要一句很长很长的话，于是，我就用口语的句法重新去想，看看用口头上的话能不能说出那点意思和口语上的话怎样说出那点意思。这么一来，我往往发现：口语也能说出很深奥的意思，而且说得漂亮、干脆。用这个方法造句，写出来的一篇东西，虽不能完全是口语，可能颇接近口语了。”（老舍，1951）这个过程可图示如下：

要表达的意思→书面语造句→口头上能否说出、口头上怎样说出→口语句子

这是一个逆向过程，即将书面语改造为口语的过程，与前述吕叔湘的做法相反相成。这样所得的口语，不仅是个人的口语表达，也是书面口语。

五 “说的汉语”的教材与“看的汉语”的教材

“说的汉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言语交际能力，重在口头表达，力求达意和彼此言语沟通。因此教的应该是“人们说的话”，是有声的语言，而不应该是说的话的文字记录，更不该以书面语代之。“说的汉语”不应苛求语音上的完全正确，也不应追究语法上是否完全合乎规范。由于说话时表达跟不上思维，因而“说的汉语”并非都是完整句。半截子话，重复的词语，易位的现象，以及承前或承后省略成分的情况，在“说的汉语”中随处可见。因为口语是初始的语言，比较粗糙，有不少不规范、不准确或赘余的成分，而说话人又会自己不断调整，随时修正。

目前，对外汉语的口语教材，因对“说的汉语”的特点理解得不全面，还存在不少尚待改进的地方。最明显的是将书面语体改写为会话体，以此作为“说的汉语”教给学生。下面的材料引自对外汉语口语教材（申修言，1996）：

A: 你这么忙, 还来送我们, 这使我非常感动。

B: 为朋友送行是件愉快的事情。

A: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我们既提高了汉语水平, 又游览了名胜古迹。就要离开这里了, 我还真有点儿舍不得呢!

B: 学习虽然结束了, 我们之间的友谊却是刚刚开始。

类似上述所引口语教材忽视了汉语口语交际中句式灵活多变的特点, 忽视了口语交际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段——语音手段(包括语调、轻重音、停顿、语气等)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北京口语调查组, 1989)在我们看来, 上述课文如果作为典型的“看的汉语”写入教材, 也许更合适。它用词的书面化, 甚至带有书卷气, 句子完全合乎语法规范, 是把口头语言经过文字加工处理后的书面语。

“看的汉语”即书面语, 现成的文字材料是大量的。选取合适的题材, 针对学习者的语言水平, 也许不是太难的事。但是“说的汉语”如何选材, 如何进行教材编排, 真正达到提高口头表达能力的目的, 虽也有不少有益的探讨, 但终归没有离开“纸本教材+录音”的模式。

“说的汉语”是口说、耳听的一种言语形式, 它是靠声音来传达信息的, 人们说话总是因人、因事、因环境而发。所以“说的汉语”最大的特点是口语表达时有特定的语言环境和具体的听话对象。以往的对外汉语口语教学, 凭借书本练习会话, 无场景、无语境, 教者就写于书本上的语言传情达意, 学习者就书本上的语言练习口头表达。其结果, 往往是学习者出了课堂就听不懂社会上人们之间的口头对话, 自己也无从用口头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 语言交际难以达成。

我们认为“说的汉语”教材, 应该把声音形象和视觉形象结合起来, 在真实的场景中提供鲜活的口语, 使交际在特定的语境中达成。由于活的语言只存在于具体的情景之中, 因此制作多媒体课件, 在口语教学中引进多媒体教学手段, 势在必行。改纸本口语教

材为多媒体课件将是“说的汉语”的教材的一场革命。我们曾设想一种新的“说的汉语”的教材，它一改传统的编排：课本中的每一课只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给出相关的生词和若干表达方法，设计几个会话场景，交代几个谈话对象，然后组织说话，充分调动学习者说话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自然可以说出“说的汉语”。这里，关键是教师的引导与指导。

“说的汉语”离不开“听”。人们说话无非是一个人说或是与人一起说，因此口语大致可分为“独白体口语”和“会话体口语”两大类。（董兆杰，1986）教材中应有这两种语体的听力材料。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有声语言皆可作为“听的汉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生所听的口语录音材料，有的并非口语，录音人依据教材中的材料照本宣科地朗读，这只不过是书面语言口头化而已。凡是念稿子，或按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来说，严格地讲，都不算口语。比如电台的新闻广播、戏剧、电影中所背诵的台词等，都只能算是念或背出来的书面语。

“看的汉语”是一种书面语，它与“说的汉语”完全不同。因为语言并不等于说话发声，文字也不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当我们说一个作家的语言接近口语，还不能说他就是用口语写作。他用的是加工过的口语，用的是“看的汉语”写作，比如老舍先生的小说和剧本。汪曾祺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小说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人听的。”（郜元宝，2002）

用汉字书写的汉语，在语义表达上与以拼音文字书写的印欧系语言是有重要区别的。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教材——“说的汉语”的教材和“看的汉语”的教材。传统的对外汉语“综合教材”和“阅读教材”应属“看的汉语”的教材，“口语教材”和“听力教材”属于“说的汉语”的教材。鉴于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独特之处，特别是汉字在其中的牵制作用，我们特别强调“说”和“看”的不同功能，故而主张归结为两大类教材，以突出言语形式的不同特点。

六 “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的不同教学方法

“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既然这样不同,在教学上就应分别采用不同的教法。从语言学习的角度出发,人们学习“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的心理过程和生理过程均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应分别建立“说的汉语”和“看的汉语”的不同的教学系统。也有人建议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教学系统,即书面语言教学系统和口头语言教学系统。(吕必松,1997)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区分系统,张斌先生说:“语言学习和研究的重点在‘区别’。从听和读方面说,重在区别同异;从说和写方面说,重在区别正误。”(张斌,2002)从语言学习来讲,“听”和“读”是输入,“说”和“写”是输出。学习的过程,应该是输入大于输出。所以,首先应通过各门课程,利用各种教学手段,置身于各种场合,或设置各种场景,让学生听汉语,听是至关重要或是最重要的。听懂了,自然慢慢也就能说了。听懂了以后,顺理成章地就会有说的愿望,慢慢地也就会说了。说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具体的生活场景,一定要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说。开始时只能说最简单的话,断断续续的话,思维不连贯的话,说错了也不要急于纠正,只要说话者与听话者双方能听懂就算达到了目的,交际就算达成。因为学习者此时练习的是“说的汉语”,不能用写出来的“看的汉语”的标准去要求,二者是不同的。

在“看的汉语”的学习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汉字的特点和汉字的作用。突破汉字教学的困境,寻求汉字教学的新思路,是建立“看的汉语”教学模式的关键。汉字比起拼音文字来,确有“难认、难记、难写”的一面,但汉字也有它自身的无穷魅力,吸引了大批西方汉语学习者。认汉字、记汉字、写汉字,其中之关键在于记忆。只有记住字形,记住字义,在头脑中留下字的声音形象,经过科学的训练,才能会写。因此,如何在记忆汉字的方法上动脑筋,指示

学习者以门径,教者要费一番苦心,学习者要下一番苦功夫,学习“看的汉语”首要的是识字,然后依次为掌握词语,明晰语法,贯通语义,明了语篇。我们特别要强调汉字作为“看的汉语”的载体,在教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汉语自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汉字相匹配,更加相得益彰。

“看的汉语”的学习顺序,应该是先看后写,可根据教学需要由“看的汉语”的学习逐步过渡到“写的汉语”的学习。其学习顺序为:汉字识读、篇章阅读、写作教学。总之,要实施“看的汉语”与“写的汉语”的教学,应探讨相应的课型与教法。

“说的汉语”与“看的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言语形式,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我们应据此编写不同的教材,实施不同的教法,我们主张,对外汉语教学应培养学生既会“说的汉语”,也会“看的汉语”,既可进行口头语言表达,也可进行书面语言表达。只不过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所获言语技能的程度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 北京口语调查组(1989)“北京口语调查”的有关问题及初步调查,《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岑运强(1994)语言和言语,语言的语文学和言语的语文学,《汉语学习》第4期。
- 陈建民(1984)《汉语口语》,北京:北京出版社。
- 陈望道(1935)接近口语的方法,《太白》第1卷第10期,另见《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 董兆杰(1986)《口语训练》,北京:语文出版社。
- 郝元宝(2002)被忽略的汉语与汪曾祺的抗议,《文汇报书周报》4月5日。
- 郭绍虞(1946)中国语言所受到文字的牵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老舍(1951)怎样运用口语,《语文学习》第2期。
- 吕必松(1997)汉语教学中技能训练的系统性问题,《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